

笔述徽闻旧史

## 垓下,英雄的绝唱

□常万生



这声音是那样自然、幽静、富有韵律感,给人以舒畅、坦荡之感,听着这声音,仿佛可以将胸中的一切烦闷和不甘荡涤一尽。然而,此时的项羽并没有这种感觉,他的耳边仍然响着战场上那种惊心动魄的厮杀声。西楚霸王项羽已经一无所有,无牵无挂,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,当然,这是一种不乏苦味儿的轻松。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个坡地上,以剑拄地,昂首而立,面对逼近的汉军,嘴角上露出鄙夷的微笑。

汉军近了,近了,在前面的已经冲上坡地,项羽仍一动不动,像尊铁塔。汉军被震慑了,他们睁大了眼睛,停住了脚步。而此时,只听项羽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吼声,挥剑冲下,汉军被凶猛无比的进攻冲得七零八落,又有数百人被项羽杀死。在这场血的搏斗中,项羽的二十六骑大多战死,项羽本人也受伤十余处。他浑身是血,但仍威风不减,汉军不敢近前。忽然,项羽在汉军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,他近前问:“你不是我的旧友吕马童吗?”

那个被唤作吕马童的人先是一愣,接着对身边的汉将王翳说:“这就是项王!”

项羽此时已收剑在手,他像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,对吕马童说:“我知道,汉已悬重赏取我的头,值千金,封邑万户。我们是老朋友了,就将这个好处赠给你吧!”说罢,挥剑自刎,那颗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在吕马童面前,像是一件光灿灿的礼物……

这是大度而又吝啬,残暴而又多情的西楚霸王的最后的施舍,是这位有着赫赫战功,却又常常被浓重的乡土观念所困扰、所迷惑、所左右的盖世英雄,向着他的乡人故旧献的最后一缕情思。

乌江水在流淌。像低吟,像长叹,像哀伤。在它的岸边是已经停息的只留下断戟残戈、尸体狼藉的战场,以及那殷红的三十一岁汉子的鲜血……

项羽和他最后的二十六名骑兵再次突围后退至乌江西岸。这乌江是长江的一段,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。此时的西楚霸王并不那么威武豪迈,他显得很疲惫,很沮丧,那黑红的、长满络腮胡子的脸膛挂着穷途末路的绝望。他那粗大眉毛下的亮而有神的眼睛变得有些黯淡,那目光中深藏着难以掩饰的恐惧。他站立在乌江边上,时而惆怅地看着那奔流的江水,时而回过头去看看身后是否有汉军追来。他的战袍已被兵器划开了一道口子,沾着沼泽地的泥水和苦战留下的血迹。他的腿上也有两处轻伤,那伤口裸露着,旁边的衣服已被血染红。尽管他还是那么魁伟高大,但这外表、这神态,却勾勒出一个战败者的狼狽。

水声。乌江水不息的流动声,那是它生命的赞歌。

## 胡雪岩的第一次机会

□曾仕强

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胡雪岩像往常一样到野外放牛,他把牛赶到草地上吃草,自己便想去不远处路边的凉亭里休息一下。走进亭中,他发现里面有一个挺大的蓝布包袱,上前伸手摸了摸,硬邦邦的,又掂了掂,分量很重。他不禁好奇,于是打开了包袱,想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一看不要紧,着实把胡雪岩吓了一跳——包袱里面全是金银财宝。我们不妨假设一下,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孩子,突然碰到这样一件几乎料想不到的事情,他会怎么反应?

一种反应是赶快抱起包袱,拿回家去交给妈妈,然后告诉妈妈说,从今以后就不必像从前那么辛苦了,这些金银财宝够全家人过几十年了。他会这样做吗?如果这样做,那这个机会就害了胡雪岩。你捡到十两银子甚至一百两银子,偷偷拿回去,可能不为人知。但捡到这么大的一笔财物,一旦被人发现,必然是会被抓去坐牢的。

就算胡雪岩能够想到这点,先找个偏僻的地方,把财宝埋起来。等到风声过去,大家都不注意了以后,他每次挖一点出来,然后慢慢拿去变卖,这样或许会很安全,也应该没有人会发现。但是做这种事情,总是一辈子良心不安的。如果胡雪岩有这种反应的话,我们确信他也不会会有大出息的。

母亲的教育让胡雪岩明白,这些东西既然不是自己的,就一定不能拿,而且失主此时也一定是着急得要命,肯定在四处找寻遗失的包袱,所以他决定原地等待失主。

胡雪岩如果就是呆坐在那里傻等,其实也是很危险的。假如有人发现失主在四处慌忙地找东西,又得知曾经从凉亭这里经过,于是抢先赶来,问胡雪岩有没有捡到东西,然后胡雪岩就稀里糊涂地把包袱交给他,那不就上当了吗?由此可见,任何事情,哪怕是好事,假如思虑不周,处理不好的话,都可能办坏,即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。

以上的假设,胡雪岩都没有做。他先把包袱藏到草丛里面,然后好像没事一样,坐回那里等待失主。可

是,一直到太阳快下山了,也不见有人过来,胡雪岩的肚子叽里咕噜叫了起来,但他还是强忍住饥肠辘辘,继续坐在那里等候失主。

终于,有一个人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,开口就问:“小哥小哥,你有没有看到我丢的东西?”

胡雪岩并未直接回答,而是很沉稳地反问:“你丢了什么?”来人说:“丢了一个蓝色的包袱。”胡雪岩听他这么说,才继续问他:“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?”

来人一听就知道东西找到了,否则这个少年怎么会这样问呢?于是赶忙把里面的东西一一说来。胡雪岩见他说得丝毫不差,这才将包袱取出还给了失主。

包袱失而复得,失主当然非常高兴,于是从中拿出两样东西,对胡雪岩说:“这个给你,算是对你的酬谢。”胡雪岩连忙拒绝说:“不要不要,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,我又没有做什么,本来就是该还给你的。”

失主听后大为感动,于是告诉胡雪岩说:“我姓蒋,在大阜开有一家杂粮店。你这么好的小孩子在这里放牛可惜了,如果你愿意跟我出去,我收你当徒弟……”

胡雪岩会不会答应?

胡雪岩如果当时就说:“好,我跟你去”,相信蒋老板以后也不会好好教他。说走就走,这样的孩子心目当中根本没有父母,以后又怎么可能会有老板呢?这样的徒弟当然不会被老板和师父看重。

胡雪岩说:“我现在不能答应你,要回去问母亲。如果母亲同意的话,我当然乐意跟你去。”蒋老板一听,更是觉得这个徒弟他收定了,所以说:“好好好,我把地址留给你,如果你跟母亲谈妥了,就过来找我,我那边给你安排好一切事情,你都不用担心,我一定会好好教你。”

胡雪岩回家以后,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后十分高兴,儿子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,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。于是胡雪岩十三岁的时候,独自一人离开了绩溪胡里村,按照地址找到大阜的蒋老板,开始了在杂粮行的学徒生涯。

## 探访千年紫柳园

□张亚琴

高山、沼泽、紫柳。

在没有到岳西妙道山之前,我怎么也没能把这三个词语联系起来。然而,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上,近40亩的紫柳园呈现在我面前时,不由惊叹自然的神秘和奥妙。

妙道山,是一片宁静之土。从岳西县城出发,一路上苍松参天,层峦叠嶂,俯看尽是河谷深涧。山越行越高,车越行越慢。一路上,风声和着雨声,卷着松涛的低语,敲打我们的车窗。雨后,天空挂着的彩虹,让人目炫。而身在此山中如在天上游,只见云雾丝丝缭绕。

在经过一个小时的盘山之路后,我们在海拔千米之上,停下了脚步。由导游小苗领着,来到了中华一绝——千年紫柳园。听介绍,紫柳园的发现,是一次无意收获。1994年在修山路时,修到这一段,工人一踏上谷地,就全身往下沉,如碰到草地里的沼泽,当时甚为惊奇。经调查,原来是四周的山泉汇集于此,无法外溢,常年累月形成了沼泽。而高山,沼泽,却是紫柳生长的必要条件。1998年请国家林业部门来此,就发现了这片紫柳林。

说“绝”,有三点:一是这里的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;二是这片高山沼泽地里还发现了近千株紫柳;三是有的紫柳居然有1500年的树龄。

走进紫柳园中,只见它们千姿百态,没有雷同。有的苍虬劲拔,有的老态龙钟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生命力的顽强。园内细如椅脚的紫柳,也需要三、五百年才能长成。居住此地的老人们都说,这里的紫柳能说话交流,远听有语,近听无声。待上前细看时,只见它们的叶呈狭长形,浅紫嫩枝,而粗大的树干则是一片灰白之色,完全不像垂柳般的柔美飘逸。它们不喜直而擅曲,不迎风摇摆,我想,它们的品性,只有四个字来形容,遒劲刚烈。

难道不是吗?

在这高山之上,有着平原地带所未经历过的暴风骤雨,雷劈电闪在它的身上,留下了斑驳的伤痕,而泥浑污水,给予它的,有养料,也有侵蚀。于是,今天我们看到的,并不是想象中的飘逸少年,而是历经风霜的年高老翁。粗糙的老皮茧、身躯的小枯洞,弯曲的腰板……可是,正是这千年岁月的蹉跎,写出了紫柳们千年的坦荡胸怀。君不见,在旁枝斜出的性格里,它们独有的历史风骨。

导游说,紫柳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就是把它的茎踩到土里也能扎根生长。而且园内的紫柳看起来相互不依不靠,但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。

是的,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里,其他的树木没有资格和它们争抢地盘。它们没有直指长天的树冠,从不炫耀自己的高大,只是用不屈的力量,独自享受这片湿地的滋润,古老并不衰败,繁茂并不争宠,就连已经倒下的都会重新昂起头颅。或许,这样的“千年傲骨”,也是妙道山山民的精神所在!

紫柳园的传说一直没有断过。在妙道山庄住下后,便听到了几个版本的故事。

一说这里有龙,现过身,头上有雄鸡的红冠,能啼鸣,或戏水弄潮,或攀枝折柳,或喷水吐雾,或伸体冲天。相传有一位猎人误坐在它身上休息,不小心磕打烟窝子时惊扰了它,便随它乘风而去。

二说这里有块风水宝地,它就在“九龙戏珠”的“珠”上,这是经过许多风水先生考证过的,人死后如果能葬于“珠”上,后代必出“天子”。为此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冲突,许多名门望族为抢占此地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械斗。现在虽无遗留可考,但紫柳的伤痕可以作证。

无论哪个故事,都说明了紫柳的沧桑和顽强。或许在千年之后,世间的一切都物是人非,但它们,始终互为一体,互相搀扶,在这妙道山一隅的这片沼泽地里,艰辛而又平静地活着。

